



五百万  
汉字

阿乙

# 五百万 汉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五百万汉字/阿乙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7

ISBN 978-7-02-012349-0

I. ①五… II. ①阿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25347 号

责任编辑 文 珍

装帧设计 陶 雷

责任印制 王重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74 千字
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2.25 插页 1

印 数 1—10000

版 次 201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2349-0

定 价 4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## 目 录

001	信使
014	五百万汉字
024	巴赫
064	阁楼
085	极端年月
167	意外杀人事件
223	小人
236	鸟看见我了
258	虫蛀的外乡人
274	忘川
286	作家的敌人
304	春天
384	附录 编选后记

## 信 使

我陪着二十一世纪的女人，看一张韩国碟。一个穿白裙的年轻女子坐在明黄色的水车旁，看着风把绿草如茵的四野吹出了波浪，不一会儿，在欧洲某个钢琴家的伴奏下，一个邮差敲打着车铃出现在唯一的路上。我的女人微闭双眼，陶醉在这美丽的意境中，生怕我打搅她，又生怕我走开不看。我咬牙切齿，猛抖手中一本书。

在书中，作者唐德刚说：总司令一声令下，万千小卒，顿时落下，只听苞谷田内一片瑟瑟之声，群虫争食。十余分钟之后，似乎又是一声令下，万千小卒，立刻起飞，剩下的苞谷园，只见断壁颓垣，一片荒丘。乖乖，此情此景，真是不见不信。我记得蝗虫起飞之后，还看见一位农村老大娘，手持一脸盆，坐地啼哭。她原先以为敲脸盆，可以吓走蝗虫，谁知蝗虫根本没有理她呢。

我喜欢和人对着干，你说乡村是天堂，我就说是地狱。蝗虫经过后，鼠疫闹一遍；鼠疫闹一遍后，军阀掳一遍；军阀掳一遍后，土匪还要操一遍。如是折腾，地皮下降好几寸，而石尖冒出好高，像一把把匕首插在路上。就是这纲常败坏、狗都不日的苦路，也走出一个邮差。他还在很远的地方，村庄的小孩就闻风出动，说是嗅到了酱油的香味。其实那是因为他有严重的脚气。

有时候邮差走着走着，想到什么，就坐在路边唱淫荡的词儿，拿手指擦脚趾，擦得后来歌也不唱了，直叫“爽也爽也”。

这邮差面黄肌瘦。就是这样子，眼窝深陷，两颊凸起，七八十斤的样子。他哼着：

三更时辰门扇扇响，  
情哥哥进了妹妹的房，  
娘问女儿什么响呀！  
风刮树枝沙啦啦响。

他是个虔诚的青年，眼里闪现着赤诚的火光。他在早先并不是邮差，官办的邮驿不要他，洋人办的邮局不要他，就是民间的民信局也不要他。他是被关在门外的。那时候他看着邮差骑马坐舟，潇潇洒洒路过，总是像被遗弃的幼兽，在空地上焦躁地走来走去，踢石头子，有时候还哭。村人都说他是发了病，他却迷途不返。就是这样一个人，老天为了酬报他，派蝗虫、鼠疫、军阀和土匪把土地轮番刮一遍，刮得尘烟滚滚，人心惶惶，官办的、洋办的、民办的邮政机构通通歇业。这样，他就由一个怀才不遇的人迅速变成能者多劳的人，不停地接这个口信，带那个物件。他一直想证明自己是最优秀的，他也完全证明了。他名声日隆，开始成为那些活寡妇、白发人的寄托，他一到某地，某地就倾巢出动，围着他要结果。他说死了，人们就哭，他说还没死，人们就捶着心窝给他粮食。他送信只有一个原则：照单全收。现在的邮局还要问包裹里有没有摩丝有没有剧毒物品，他却是什么也不管的。而这似乎也成为他的传奇，传说最广的一件事是他给土匪窝送去了一个裤裆的秘密。

土匪窝那天休养生息，给老二和寨主的女儿操办婚礼，大家

喝得醉醺醺了，忽见邮差来了。邮差大声喝问老二：“你是张顺吧？”老二说不是。邮差接着说：“你胳肢窝下有颗痣，你是张顺。你老婆托我给你带信，回家吧。”叫张顺的老二很恼火，叫人拖走这疯子，却不料寨主把枪往桌面一拍。邮差不饶人，继续呵斥：“你老婆知道你不承认，所以要我再带句话，如果大家不信你是张顺，可以告诉大家，你的阴毛下还埋了一颗痣，是绿色的。另外，你每晚要做那事前，都要去小便一次，叫做荡干净。”这下山窝闹翻了，寨主脸色很不好看，拿枪就顶住邮差的头，邮差闭着眼睛，不敢看。寨主退了三步，然后是啪的一声，张顺倒在地上，死了，邮差也尿了一裤子。寨主很不屑地说：“我当是什么英雄。”邮差说：“一路紧赶慢赶，未曾小便，这下被枪声震开了闸口。”寨主想想也是，念他独闯虎穴，是条汉子，便邀他对饮三杯，又出银两礼送他下山了。

邮差作为传奇来到下沉村时，下沉村的地痞李水荣背着手绕着他走了三遍，问：“大土匪果真敬了你酒？”

邮差说：“是。”

李水荣又问：“你真什么都接？”

邮差说：“是。”

李水荣复问：“尸体也接？”

邮差说：“是。”

李水荣这时哈哈大笑：“那我要是送自家的尸体呢？”

邮差脸色憋得通红，好似青面兽杨志碰到泼皮牛二，不过还是庄重地点头，说：“送。”

李水荣收住笑，拿冷眼认真研究了邮差一遍，扬长而去。走了那么几步，他冷笑道：“只怕是人都死绝了，我也死不了。”

李水荣是很难死，幼时，其母请人给他称命，称出个六两一

钱的命来，卦云：名利双收，一生富贵。不作朝中金榜客，定为世上大财翁，聪明天赋经书熟，名显高科自是荣。注解起来便是：为人心秉直，聪明利达，心善口快，有才能。见善不欺，逢恶不怕，刚柔有济，事有始终，早能宽大，而能聚财，祖业如旧，六亲兄弟有靠，自立家计出外更好，二十至二十五六七八九岁有险，三十开外古镜重磨，明月再圆，六十六至七十方交大运妻宫小配，寿元七十七岁，卒于春光之中。这命阎王是要到七十七岁才收走的，目下李水荣二十不到，还有将近一个甲子可活，如何不嚣张？

村人见李水荣顺带着把大家也损了，也是敢怒不敢言。这李水荣有本钱——鼻根宝塔长，眼睛铜铃大。块头牛块头，鸡巴驴鸡巴。白昼做天罡，夜里闹地煞，想想都很可怕。村人私下也要绘声绘色说那根鸡巴，说鸡巴捅进张凤，就像粪勺搅动茅坑，时间久，动静大，弄得一村人睡不好觉。村人还说这张凤不要脸，没吹打就住进来，我看是恋上那物了，是把那物当米饭当枕头了。

韩国的爱情在电视上进展缓慢，有时候是朵雏菊，有时候是朵泪珠，眼见着杜鹃花式的鲜血在胸口越开越大，男女主角却还没有宽衣解带的意思。我脑袋里想李水荣和张凤绝不能这样，他们应该一进门就心急火燎地脱衣服，裤子没褪完，人就扑床上去了。

李水荣健硕的屁股就像捏紧的拳头，一下下往张凤身躯的深处揍去，起先还有些铺垫，后来索性疾风骤雨、狂风暴雨，撒开蹄子操，就好像操的不是一个女人，而是一张床板，一间房屋，一片大地，就好像要把整个大地操到地壳里去。这样操了一两个小时，张凤早像面粉袋一样晃来晃去，神志不清，而李水荣才刚



刚出汗，汗珠像冒泡一样，从李水荣的发尖冒出，清楚地砸落在张凤脸上。张凤哀告道：“我帮你捋出来吧。”

说是捋其实捋不了，因为张凤站起来时，两腿一软，支撑不住，坐地上去了。张凤哭了，哭得声音越大，李水荣就越得意。对他来说，世界就是他的，土地是他的，粮食是他的，女人也是他的。

但俗话说，盈满则亏，李水荣也有做落水狗的一天。却说这治了李水荣的人，又是张凤。张凤的叔叔科举未中，流落异地，换了朝代却荣归故里，在县里做了督学。督学大人说男女早就平等了，你应该接受教育，这样就把张凤拖到县里女子学堂去了。张凤那天就像被绑架走的，嘴被捂住，手被捆住，两只小脚像扑水一样扑打着土地。但是在县里待了六七日，她的记忆就出问题了，她想不起李水荣的生辰八字和他的属相，她被眼前的景象冲击坏了，眼前是一个个方方正正的字，是一句句礼貌谦恭的话，是一个个头发中分的人，就像瞎子猛然看到漫山遍野开满五颜六色的鲜花，她眩晕了。

此时的李水荣则待在下沅村村头，捧着空空的双手，好像那里原来有一个大海，现在却生生蒸发了。他一直以为张凤会像往常一样穿越河流，走到他跟前，但是他再也没有看到。暮色开始变得越来越漫长，越来越迟缓，最后竟似是不走了，凝滞在天空中。李水荣灰心丧气地倒在枯草上，负气地让阴气慢慢渗入背部，他想这样病了就好，死了更好，但最后他还是腰酸背痛地起身回家。那回家的身躯像是被放了血，已不复当年之勇。在遇见一个邻居后，他强行拉住人家，气急败坏地说：“再怎么，别人也要喝我剩下的洗脚水啊。”

话说得如此酸楚，竟使我相信这个操蛋的男人也是有爱

情的。

如是绵延一月后，虚弱不堪的李水荣终于放下等待张凤投诚悔过的架子，背上干粮进了县城。这一路他看到茂盛的鸦片地散发着床铺的温暖味道，看到尖尖的石头痛快地割着自己脚下的老茧，有时候他觉得不解痒，还要停下，把老茧故意放在石尖上摩擦。但是在这对鸭子式的大脚踏进县城后，它们就老实了，收缩了。县城石阶渗出的凉气，从脚心钻入血管，传递到心脏、手臂和大脑，竟使李水荣连连打战。

李水荣试图吸口气平复自己，但是这惶恐却似落下了根。越来越多着新式服装、剃新式头的人，给李水荣投下了越来越多的阴影，李水荣分明在他们冷若冰霜的脸上看到了刀兵气。李水荣想，或许这里到处都潜藏着兵爷，他这么想，果然就有一拨裤腿扎绑腿的丘八喊着口号走了过来。狗屁不是的李水荣感到小腿抽筋。

后来，李水荣像老鼠一样，忍受着一间间黑色店铺对自己构成的压力，沿着墙根往前走，走到了女子学堂。他不敢问看门的能不能进去，也不敢找看门的打听张凤，就偷偷坐在围墙外边，等那个变做凤凰的人出来。

这一月来，张凤读书本来无事，却不料因自己的胸脯比周边人鼓得大，被戴金丝眼镜的国文老师盯上了。张凤起先有些摇摆，后来又禁不下国文老师簧舌轻摇。国文老师说：“这世上人只分作两种，一种是粗鄙，一种是不粗鄙。你如此佳人，好似那笛子，丢给农人，岂不是白白糟蹋，位置还不如门边耙锄呢。”张凤宽衣之前，面色红润，心儿狂跳，说：“我已不是处女了。”国文老师恼恨地说：“你脑袋怎么还有那么多旧思想呢？这个国家，这片土地，不破除这旧思想定然是没有出路的。”话虽说得动

听,但当张凤完全打开身躯并闪出一道白光后,为人师表者还是控制不住先行射了。

张凤大约是连这事情也忘记得差不多了,以为这样就代表已经发生了,穿上衣服陷入惶恐中。她惶恐的正是李水荣,她没有在国文老师面前脱衣服,便不惶恐,一脱,惶恐滚滚而来。她觉得自己伤害了李水荣,而幼狮的可怕就在它受了伤,受伤使它气急败坏,使它铤而走险。这天杀的不正是亡命之徒吗?

张凤想解决李水荣的问题,文的武的想一通,脑门抓破,始终进不了门。

这样,她就走到校门外李水荣的视野了,就果然碰到李水荣了,她走不是,不走也不是,感觉周围人的目光火辣辣地钉在身上,她本是县城人,现在却有个乡下的亲戚过来揭露她的身份,她真想找个缝隙遁了,真想一头撞死在地,真想对着恼恨的李水荣一顿尖叫,但是李水荣却意外地没有恼恨,而是鼓着一双哀楚可怜的眼睛,像是要挨宰的水牯。这让她心里晃当地碎了。

张凤暗示了下,羞急急地走在前头,李水荣仿佛懂得这意思,拉开一段距离跟着。这样到了一家昏暗的茶馆,张凤像主人、像主宰,很不耐烦地示意李水荣坐下。过了一会儿,她觉得不能这样刻薄,又过了一会儿,她又觉得就应该这样刻薄。她想让李水荣暴怒起来,想让李水荣把锅碗瓢盆都扔掉,想让他把她提起来抽几个耳光。

我在看阿兰·德波顿的《爱情笔记》时,看到这样一句话:触怒之后立刻发火是最为宽宏大量的,因为这样可以使冒犯者不会过于内疚,也不需要生气者息怒。我想张凤的心理就是这样的,这也许是分手的最好办法,你要发泄,让你发泄,要愤怒,让你愤怒,请愤怒,但是李水荣却始终只知道管理好眼窝里大把

的泪水,最后管不住了,就号啕起来。李水荣像透过一张水窗帘,对张凤说:“我日日夜夜想啊。”

张凤没有说话。

李水荣又可怜得像条狗,说:“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”

张凤似乎被这柔弱逼到一个绝境了,她既不能在这条情路上亲手宰了李水荣,又不能让李水荣把她宰了,她只能顺着李水荣的话勉强往下接,“好,你做一间四房的青砖瓦房来。”这话一说出,像雷电一样闪在张凤心里。张凤想自己怎么这般聪明呢,她没有说是做八房的,那样说就过分了,就让对方以为自己是故意刁难,她又说了做四房的,四房对一个女人来说难道不是应该的吗?张凤等着李水荣反击,等他说做不出四房好屋,这样她就可以再反击,说你还是个男人吗,这个要求过分吗?是呀,这个要求不过分,但对有点穷的李水荣来说,大约又是可望不可即的。

李水荣停止了哭泣,死死看着张凤,张凤努力使自己的眼睛仍然有着母牛般的柔情。张凤听到李水荣一拍桌子,说:“好。你等着。”然后李水荣头也不回地消失了。

李水荣走了,就像一块石头从张凤的心口搬走了,张凤的呼吸一下畅通了。李水荣说“好”,就代表着他进了圈套,他要不盖房子就等于放弃了,要是盖那又会知道自己终归是盖不起的。张凤一次次想自己怎么这么聪明呢,后来觉得聪明不能浪费,便让不那么粗鄙的国文老师知难而退了。

这么大的河山,终归是要属于她张凤的。她开始想寻找一个文能安邦、武能治国,在不粗鄙和健壮两方面达到完美统一的男人做靠山,她这样想,便在做体操时,暗暗抓住体育老师的手拍打了自家胸部一下,这体育老师心领神会。这体育老师原

是响应孙中山先生武术救国号召出来做老师的，会得好几手拳脚，此后便日日在张凤面前表演黑虎掏心、丹凤朝阳、双凤贯耳，看得张凤甚是欢喜。张凤想，李水荣不过是条不会武术的水牛，再怎么耍赖，无理取闹，也是要被打得狗吃屎的。张凤吃下定心丸。

体育老师收完拳，呼气，双拳平出，大喊一声：“谁能杀我？”

张凤鼓掌：“无人。”

如是，光阴荏苒，张凤已习惯枕着体育老师的肱二头肌看夕阳，而后者强身健体似乎也离不得张凤的三寸宝地，两人卿卿我我，就等张凤毕业了，却不料邮差忽然冒出来。邮差还是那么瘦削，手无缚鸡之力，像只公鸡样在县城的石阶上蹦。邮差说：“李水荣让我带信来，瓦房盖到一半了，年底便可上梁盖瓦。请守诺。”

张凤听得，眼一黑，人猛然倒下去，就好似走在坚实的路上突然掉到深坑一般，后头体育老师赶紧扶住。体育老师掐了人中，又人工呼吸，终算是把张凤弄醒了，张凤醒了，看看眼神如炬的邮差，又要晕过去，体育老师便把她的头扭到自己这边，说：“看着我。”体育老师还扬了一边的胳膊，那里的肌肉像是火山，鼓胀不堪。张凤这才好了些，张凤说：“人家把房子盖好了。”

体育老师说：“怕什么？能杀了我？”

张凤点点头，闭上虚弱的眼，十分哀楚，十分好看，这更坚定了体育老师扶助弱小的信念，他大声对邮差说：“你他妈告诉他，我在县城等着他！”

李水荣第二次进县城时，胳膊撞来撞去，像个火药桶一般，随时会为了小事爆炸，但当路人试图拉住他胳膊时，他又置之不理。他怎么会理别的事呢？他现在牙齿把牙床咬得都快翻了，

眼神快像石球要从眼窝里崩出来，他就像疯子一般死死盯着前方，恨不能三脚并做一脚。他这样强力奔走，以至人们都注意到他，人们仿佛见到他每一个毛孔都在呼呼喷火，每一个细胞都在吱吱尖叫。人们说他一定是寻仇去了，杀人去了，你看他尿急了，就对着树快速地撒，撒完了，裤门不关，就匆匆走了——这不是发癫痫的猛虎，得急病的蛟龙吗？

那天，李水荣是恍惚的，天空像被风刮起的床单，时而高时而低，时而明朗时而灰暗。他不记得自己是不是推翻了看门的，是不是顺手操起了一把木凳，总之他很快来到了学堂的操场。在那里，他看到一个人越来越大，大得快要爆炸了。这个巨人像是耍猴一样，左跳跳，右跳跳，嘴里不时吐出四个字，那声音像是从水管里发出的，听不清，嗡嗡的。李水荣觉得自己脑子也是嗡嗡的，他想赶紧砸倒这巨人，但是这巨人却收起套路，平站在那里，向他谦恭地作揖，就好像给李水荣端出一盘寿桃来。李水荣以为人家是服软了，却又清楚地听到对方大喊：“谁来杀我？”他想都没想，操起木凳就砸在对方脑袋上，然后他看到那巨人像蚂蚱一样缩小，蜷曲于地。

躺在地上体育老师兀自镇定，伸出手说：“你别逼我。”

李水荣更恼了，骑上他的身躯，操起拳，似武松打虎一般，左右开弓打起来，直打得体育老师三气不出，七窍冒烟，喉咙不断咳嗽起来。李水荣打着打着就没意思了，就软下来，不过他还是伸手捞了把人家的鼻血涂抹在人家脸上。就是这太阳底下猛然闪出的血光，突然刺激了体育老师，后者一拱身，竟把李水荣拱到一边了。李水荣以为人家要来骑他，却不料对方勾着手掌，让自己起来。李水荣起来冲过去，只见那老师轻轻一闪，轻轻一拍，自己便蹿到地上去了。李水荣闻到土地的味道，青青的，硬

硬的，像是所有疼痛拍马加鞭杀到了。他欲再起，却不料体育老师赶过来泰山压顶，那手肘砸在身上时，像是钢棍砸在瓷盘上，李水荣听到肋骨断裂的声音，那声音像是枯井里蛤蟆的一声啼叫。李水荣软软地叫了声“娘”，昏了过去。

体育老师欲要再压一次，邮差忽然又闪出来，他鞠躬，下跪，磕头，求得体育老师住手。体育老师连呸了几口，带着心脏不好的张凤优雅地走了。邮差望都没望他们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试图把李水荣背起来，但就是背不起来，最后还是几个校工过来帮忙，邮差才算把哼哼唧唧的李水荣扛到背上去了。

巨大的李水荣压着瘦小的邮差，艰难地向外边浮游，浮了很久，才浮出校门。那天，石阶上的人又都看到了这大败而归的场景。

后来的日子对张凤来说，就算安全了。有时候她也担心，因为她考虑到李水荣虽是个粗人，却不似一般人想得那么开。人都有弱点，人家自缢投河了怎么办呢？这样她就站在石阶上等邮差，仿佛邮差能带来一个结果，她似乎就需要一个结果，她可不能老这样耗着。

这样等了很久，邮差也没出现，倒是家乡来的人告诉她，李水荣复原后亲手把盖到一半的砖房拆了，拆一块骂一句，说，总是要死给你张凤看的，做鬼也要缠死你的。说得是那么恐怖，张凤听得也是一惊一惧的。但来人又告诉她，拆完他就不骂了，天天又和人打牌抓鱼，好似没有此事似的。张凤便双手合十，说，万能的时间啊。

万能的时间，像河流宽容沙石泥草一样，宽容了一切，使不幸不再延续，幸福像炊烟一样重新生起。就是在这样坦然大度的时候，春天降临了中国大地。我们瑞昌县的柳树换下痛苦的

皱皮,冒出新鲜的芽苗,那些芽苗伸出它们的小手,像是蛇吐出它们的舌头,它们说:我们来了,我们回来了。而那些绿色的禾苗在蝗虫洗劫过的土地上齐齐整整地站着,有时候风往东吹,它们向东摇摆,有时候风往西吹,它们向西摇摆,但它们总还是坚强地站着;远处的山倒映在水中,则已经是苍翠的颜色,就像水中石头压着一件绿色的衣服。这样的景致,就和碟机里放的韩国电影一样,让人止不住微闭双眼,陶醉其中。

对了,在那绿色波浪掩埋的唯一路上,还出现了邮差,此时他已经有一辆自行车了。他打着车铃,吃力地骑着它,向县城游去,他的嘴里唱着小调,词已经进化成这样:

四更家里床板板响,  
情哥哥妹妹睡得香,  
娘问女儿什么响呀!  
风刮窗纸啪啪地响。

我看到他有时候扛着自行车穿过绿色的河流,有时候趁人不注意从绿色的稻田里抄近路,有时候又停下车折下一根柳枝,嗅枝条里新鲜的味道。如此歪歪斜斜骑了一阵后,车胎爆了,他也不恼,慢慢推着车走。他大概走了四五个小时,他也不饿。

在女子学堂门口,邮差和看门的寒暄几句,进去了。然后他走到体育老师的宿舍门口,在那里他看到正在阳光下打盹的张凤,便踮起沉重的步子,绕着张凤走,那脚步踏在太阳晒软的黄土上,像是敲鼓,这鼓声终于弄醒了张凤。

张凤擦擦眼屎,又用手挡住阳光,才看清对方是邮差。张凤像任何一个将要结婚的女人一样微笑着说:“你来了?怎么现在变得这么胖啊?”



邮差什么也不说，继续绕着张凤走，那脚步声现在如此羞涩，如此腼腆，如此充满暗示的味道。张凤终于是嗤嗤笑起来，说：“你这是怎么了？”

邮差说：“你记得当年李水荣和我开的玩笑吗？”

张凤猛然惶恐起来，说：“他说找你送他的尸体。”

邮差说：“现在我送过来了。”

张凤说：“在哪里？”

邮差打了很久的饱嗝，才说：“在这里，我肚子里。”